

支那
撰述

大日本
校訂

大藏經

諸
禪宗部
宗

靈





{ 次 目 九 雲 }

○傳法正宗記

○傳法正宗定祖圖

○傳法正宗論

○宗門統要續集

自第一卷

至第五卷

九 卷
一 卷
二 卷



傳法正宗記

上皇帝書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傳法沙門賜紫僧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其所因
高深則其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明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
能得其志耶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乎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
云爲豈宜不賴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
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爲其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
一其所謂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
也特後世爲書者之悞傳耳又後世之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東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能
詮遺乎教內圖始草書即云佛之所詮槩見乎教內及寫奏時迺改曰佛之能詮遺乎教內意謂佛之善巧詮發此法之語存乎教部
之內爲學徒以始草者傳出遂與奏本有異然此二說其義皆可用他本或云所詮槩見乎教內者蓋兩出之也雖一圖顧方服
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不自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而知其學有所
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
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錄之類皆以衆家傳記與累代長曆校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
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祖宗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
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
未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毘贊大化陛下
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萬世之一時也臣所以
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偕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皆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
區區但欲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無窮人得資之而務道爲善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

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於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當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錄入藏。即臣死生之大幸耳。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冊。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隨書上進。干瀆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誠惶誠恐謹言。

知開封府王侍讀所奏劄子

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因討論大藏經論。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舊著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冊。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著述。固非臆說。頗亦精微。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採。乞降付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中書劄子許收入大藏

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畫圖。乞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

輔教編三冊。此是中書重批者。蓋降劄子後數日。又奉聖旨。更與輔教總入藏批此。

右奉聖旨。正宗記一十二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準此。

嘉祐七年三月十七日。宰相押字。

中書劄子不許辭讓師號

杭州靈隱永安蘭若賜紫沙門契嵩狀。今月二十二日。伏蒙頒賜明教大師號。勅牒一道。伏念契嵩比以本教宗祖不明。法道衰微。不自度量。輒著傳法正宗記。輔教編等上進。乞賜編入大藏。惟欲扶持其教法。今沐聖朝。特有此旌賜。不唯非其素望。亦乃道德虛薄。實不勝任。不敢當受其黃牒一道。隨狀繳納。申聞事。

右劄付左街僧錄司告示。不許更辭讓準此。

嘉祐七年四月五日。宰相押字。

契嵩嘉祐之辛丑歲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記輔教編進。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賜入大藏。使與經律偕傳。蓋留于政府。七十一日。丞相諸鉅公。躬屈詳閱。佛教光賁。雖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輩。豈不榮且幸。宜何以報其大賜。還吳之三年。吳郡人有曰曹仲言弟玘仲彝者。樂聞其勝事。乃募工于其州之萬壽禪院。施財鏤板。仰贊國家之鴻休也。傳法覺初守堅知一詳僧善慧宗遇較。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題。

廣右藤之釋契嵩。字仲靈。少習儒業。遊方入吳。著書于錢塘之西湖。嘉祐間。以所業傳法正宗記定祖圖輔教編詣闕。以文贊見韓魏王歐陽文忠公王冀公。當時群巨公極可許之。復表進仁宗皇帝御覽。至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之句。嘉歎留禁中久之。有旨宣賜入大藏。建炎間兵火散失。逮紹興庚辰秋。福州太平寺正言長老。因遊東山龍首澗。得正宗記十二卷。仍以輔教編三冊增之。重新校勘。謂開元解空明禪師曰。吾家之嵩輔教定慧操修。冬夏唯一衲常坐不臥。日止一食。夜頂戴觀音像行道。誦菩薩號十萬聲。以爲常。宋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雖彈竹帛不可紀其道行。於是率諸禪同力刊板于福州開元寺。大藏流傳利益無窮。住壽山廣應禪寺嗣祖佛燈大師法珊。既教忠崇報禪寺住持嗣祖比丘道印校正。

嵩明教之在釋氏。扶持正宗排斥異說。辭而闢之。咸有援據。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者也。諸老出力共廣此書。皆湜籍輩用心也。隨喜之緣有大於此者乎。隆興甲申十一月既望。左奉議朝前提舉福建路市舶。晉安林之奇書。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

〔明回〕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始祖釋迦如來表

天地更始。而閭浮洲方有王者。與曰大人。大人者沒。後王因之繼作而不已。古今殆不可勝數。然其聖神而有異德者。謂之轉輪王。德不至者。謂之粟散王。既德有大小。而其所治亦從之降殺。自四天下減之至于三。三至于一天下。至于列國。其所謂王者。雖更萬億之世。而釋氏一姓相襲不絕。益後世有王者曰大善生。大善生出懿師摩。懿師摩出憂羅陀。憂羅陀出瞿羅。瞿羅出尼浮羅。尼浮羅出師子頰。師子頰出淨飯。亦曰淨飯。然此七世皆王。獨懿師摩淨飯號爲聖王。如來即出於淨飯聖王者也。生於中天竺國。釋迦其姓。

也。牟尼尊稱也。始如來以往世會然燈佛。於蓮華大城。因布髮席其所履。以至敬然燈。遂受之記曰。汝後成佛如我。其號釋迦牟尼。後之更劫無數聖人。皆積修勝德。逮迦葉佛世。迺以菩薩成道。上生於觀史陀天。應其補處。號護明大士。說法天上。以度天衆。及其應運適至。迺會天人。議所下生。衆未有所定。大士乃自以迦毘羅國處閻浮提之中。白淨飯王者。其家世世帝王。聖德之至真轉輪族。宜因之以生。於是示天衆相。將欲下化。然天衆皆泣。願更留之。大士乃爲說往生成佛之意。以釋其繫緣。大士即捐天壽。示乘白象從日中降神。託其母右脇。淨飯之後摩耶氏。是夕遽白王曰。令我潔身請奉八關齋法。王從之。尋夢大士以所乘入其右脇而止。諸天羣爲其屬。同時生於人間者無限。其始在孕。則母體大寧。自得禪樂。及其將生。摩耶乃意往園苑。如宮監者。即嚴寶輦。王復廣詔侍衛以從之。至園之無憂樹下。其花方妍。后欲取之舉手。而聖子乃自其右脇而誕。神龍即澍水以澡之。地發金蓮以承之。聖子乃四方各蹈七步。以手上下指之曰。四維上下唯我最尊。如內謁者以喜入奏。王聞以其無數貴屬偕至視之。乃不勝大慶。是時也。天神地祇皆見而祝之曰。願大士速成正覺。王尋持之與謁天廟。天像起爲之致禮。還宮大集賢者爲其名之。衆乃上號曰薩婆悉達。及寡相者。而仙人阿私陀應召。方見聖子。遽禮其足而泣曰。此三界之至尊也。年至十九當爲轉輪王。不爾則出家成佛。度人無量。恨吾老矣。不能見之。王以仙人之言憂之。益謹寶守。稍長當命師傅教以世書。聖子乃以其法問之。而師皆不能對。至於世所有藝天文地理射御百工之事。皆不待教而能之。未幾立爲太子。而付之國寶。然聖人已大潔清。雖示同世娶。而非有凡意。以夙業緣乃指其妃之腹云。却後六年汝當生男。一旦命駕欲遊。雖更出四門。而皆有所遇。終以其老病死與沙門者感之。而出家之意愈篤。既還乃以其志建白父王。王以國無聖嗣。乃執太子手泣之。欲阻其心。會淨居天人自天而至。禮太子足曰。大士夙務勝德。出家今其時矣。請宜往之。太子曰。如汝之言。然宿衛甚嚴。欲何以往。天人乃以神通厭其守者。皆昏睡不能覺。太子遂密命御者車匿。車匿控神馳健步來前。然而馬悲御泣。太子慙之。明相遽發光燭大千。太子曰。過去諸佛出家亦然。於是諸天爲捧馬之足。并接車匿。自其城之北門。超然陵虛而去。太子復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天之衆稱善爲其誌之。及至其山號旃特者。初小息林間。遂釋衣冠。自以所佩寶劍絕其鬚髮。誓曰。願共一切斷此煩惱。即以髮授之天帝。當是淨居天化人以蠶布。別本或云鹿布。僧伽黎。請易太子寶衣。因得法服。服之益進。其山之嘉處曰彌樓寶山。居其阿藍伽藍。其寶隱仙人見太子皆致敬讓。坐與其論法。及遣還車匿。父王思甚。必欲歸之。雖諫者不聽。卒詔迎之。其臣屬來請者萬計。雖輪勒懇至。而確然益不迴其意。乃留僑陳如等五人。以充侍衛。於此聖人乃習不用處定三

年既而以其法非至捨之復進鬱頭藍處習非非想定三年。圖即調伏阿羅邏迦蘭二仙人處也。圖復以其法不至進象頭山雜外道輩爲之苦行。日食麻麥居六載而外道亦化。聖人乃自思之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泥連河。天爲之偃樹。聖人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擲瑞草以席其坐。景雲祥風。雜然交至。天魔駭之。帥其衆乃來作難。聖人以指按地。而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尋以三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八日明星出時。示廓然大悟。乃成等正覺。是時大地震搖。天地瑞事畢出而應之。天者魔者人者神者。交集以致敬。及昇金剛座。天帝師之。請轉法輪。先是憍陳如五人侍從於山中。至此首與度之。故入鹿野苑。談四諦法。然因是而得道果者亦億計。既而語諸比丘曰。汝等皆可爲世福田。宜其各往化物。如來遂獨之摩竭提國。其國先有奇人。號優樓迦葉。弟兄三人。皆得仙術。頗以其道自高。有徒數千。及如來至。乃靡然從化。與其徒智得證道。初瓶沙王有竹林園。號爲美景。王嘗心自計曰。如來若先詣我。我則捨此。如來即知其意。遂往止其園。王喜聞遽大列導從。不啻千萬來趨。如來既見。而衆或疑之。如來即命迦葉爲之說法。以解其惑。王衆與無量天人。遂得法眼。乃施其園爲之精舍。請如來館之。居未幾。會有比丘分衛於王舍城。而舍利弗目犍連聞法於其人。因得開悟。遂與之返。如來曰。彼二來者當爲我上足弟子。於是度之。初大迦葉自去鬚髮入山習禪。一旦空中有神告曰。今佛出世。汝盡師之。以是亦趣竹林精舍。既至。如來起迎。願謂衆曰。吾滅後而法被來世六萬歲者。此人之力也。是時如來成道已六載矣。而與其父王未始相見。王甚懷之。侍臣優陀夷請往道王久別之意。因請歸國。陀夷既來。如來慰之。尋亦得道成第四果。即體遣國告父王曰。佛後七日乃來歸也。至期王出其國四十里。大羅儀仗以迎。如來慶動天地。王相見大喜。因詔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及其還宮也。羅睺羅禮之。持聖人之衣而告之曰。此正如來也。用是爲母釋其群疑。然而福被無極。生靈賴之。家國遂大。嚮其教化。自是應機說法。天上也人間也。龍宮也他方也。所至皆作大饒益。然其聖神之所爲。不可得而備紀。其後以化期將近。乃命摩訶迦葉曰。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無微妙正法。今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佛法何曾法

偈已復謂大迦葉曰。吾將金縷僧迦梨衣。亦付於汝。汝其轉授補處慈氏佛。亦云彌勒佛。俟其出世。宜謹守之。大迦葉聞命。禮足稱善。敬奉佛勅。一旦果往拘尸那城娑羅雙樹之間。告其大衆。欲般涅槃。會長者純陀懸獻供養。如來因之復大說法。而後度須跋陀。

羅已而歷諸三昧起其座。褰僧伽梨示紫金光體。囑累大眾。遂右脇而臥。泊然大寂。其時四部弟子億萬。人天哀號。追慕動大千界。天
花大雨。而其地皆震。及內之金棺。待大迦葉。而世火不能然。迦葉適至。其足自棺雙出。慰其哀慕。既而金棺自舉。周尸那城。却下以三
昧火。燦然自焚。燼已而舍利光燭天地。其會天者人。神者龍者。皆分去塔之。稽夫如來之生也。當此周昭王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
日。其出家也。當昭王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成道也。當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滅度也。當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
五日。化已凡一千一十七年。以漢孝明之永平十年丁卯之歲。而教被華夏。嗚呼。如來示同世壽。凡七十九歲。以正法持世。方四十九
年。舊譜云。世尊十九出家。六年雪山修行。三十成道。住世說法四十九年。七十九歲滅度。今以歲數推較。若祇六年修行。其成道則
二十五歲。若云三十。則須并六年在二仙處學法。方可合其元數。化度有情。其不可勝數。所說之法。經者律者論者。浩若百千大海。
探者隨力而淺深皆得。然其推於悠遠。則極乎天地之終始。指其昵近。則盡乎髮膚之成壞。幽則窮乎鬼神。妙則通乎變化。大必周於
天人。小不遺於昆蟲。其天下禍福之端。性命之本。盡於是矣。其爲道大至也。其爲教廣被也。自視鄙凡不足知之。不敢讀之。念有生人
已來。未有尊於聖人者也。有聖人已來。未有至於如來者也。昔列禦寇謂孔子。嘗語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
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以是驗之。而列氏之
言。不爲誕也。若如來之生與滅。及其出家成道。或當周昭王穆王之年。然周自武王至厲王。皆無年數。及宣王方有之。舊譜乃曰。昭王
九年二十七年三十三年。穆王之三十六年。或者頗不以爲然。吾嘗辨之。故考太史公三代世表。視其敘曰。余讀課記。黃帝以來。皆有
年數。稽其曆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以此驗。三代已前。非實無年數。蓋太史公用孔子
爲尙書之志。故不書其年。乃作世表。疑則傳疑。及後世學者之賢。若皇甫謐輩。復推而正之。故爲釋氏之舊譜者。因之以書。此可詳也。
孰謂不然。

評曰。付法於大迦葉者。其於何時。必何以而明之耶。曰。昔涅槃會之初。如來告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
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此其明矣。見涅槃第二卷。然正宗者。蓋聖人之密相傳受。不可得必知其處與
其時也。以經酌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而大迦葉預焉。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如來
於靈山會中拈花示之。而迦葉微笑。即是而付法。又曰。如來以法付大迦葉。於多子塔前。而世皆以是爲傳受之實。然此未始見其所

出吾雖稍取亦不敢果以爲審也。曰他書之端必列七佛而此無之。豈七佛之偈非其舊譯乎。曰不然。夫正宗者必以親相師承爲其効也。故此斷自釋迦如來已降。吾所以不復列之耳。吾考其寶林傳燈諸家之傳記皆祖述乎前魏支彊梁樓與東魏之那連耶舍。此二梵僧之所譯也。或其首列乎七佛之偈者蓋亦出於支彊耶舍之二譯耳。豈謂非其舊本耶。然寶林傳其端不列七佛猶吾書之意也。

傳法正宗記卷第一終

傳法正宗記卷第二

宋藤州東山沙門釋契嵩編修

〔明回〕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天竺第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傳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天竺第八祖佛陀難提尊者傳

天竺第九祖伏跋蜜多尊者傳

天竺第十祖脇尊者傳

天竺第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傳

天竺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傳

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其父號飲澤。母號香志。始生姿質美茂。其體金色。而照曜甚遠。相者曰。是子夙德清勝。法當出家。父母憂之。乃相與謀曰。必美婦可摩其心。稍長苦爲擇娶。而尊者辭不得已。乃給之曰。非得女金色如我。不可爲偶。父母乃以婆羅門計鑄金人。輦行其國。因觀者求之。果得金色女如迦葉者。遂以室之。先是毘婆尸佛滅後。衆以其舍利建塔。塔之像其面金色。缺壞。是時迦葉方爲鍛金師。會有貧女持一金錢求治爲簪。欲往補之。迦葉聞且樂爲補。已因相與願。世世爲無姻夫妻。以是報九十一劫體皆金色。後生梵天。天之壽盡乃出。此婆羅門富家。及是夫婦而其體復然。故初名迦葉波。此曰飲光。蓋取其金色之義也。記內

翻焚語義類通華言者如此。迦葉波之類多有。或國本前錄已傳。不敢輒以梵學較之也。然皆清淨。雖偶未嘗有男女意。終亦懇求出家。其父母從之。即爲沙門。入山以杜多行自修。會空中有告者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趨於竹林精舍。致禮勤敬。如來乃分座命之坐。而大衆皆驚。謂其何以與此。如來知之。乃說其夙緣以斷群疑。尋爲之說法。而尊者即座成道。然其積修勝德。而智慧高遠。故如來嘗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以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一朝乃以正法付之。囑其相傳。無令斷絕。復授金縷袈裟。命之轉付彌勒。及如來般大涅槃。而尊者方在耆闍崛山。是時地震光明照耀。即以天眼知之。乃謂衆曰。佛涅槃矣。嗟乎。正法眼滅。世間空虛。與其徒即赴拘尸那城。既至平雙樹之間。而如來既化已。內於金棺。尊者大慟。遂感如來足出於棺。以慰其哀慕。尋致栴檀白甕。以資其闍維。既而尊者謂金剛舍利宜與入天爲其福田。吾等比丘當務結集。以惠來世。爲其大明。即以神通自昇須彌之頂。而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遂擊金鐘。其偈因鐘聲而普聞。故五百應真。或云一千。皆會於畢鉢羅巖。唯阿難以漏未盡。不得預。宿戶外終夕思之。及曉乃得正覺。遂以之叩戶相告。尊者曰。若然。汝可以神通自戶鑰中入。阿難如其言而至。是時僉議。三藏者宜何爲先。尊者曰。乃宜先修多羅。因謂諸聖曰。此阿難比丘。總持第一。而常侍如來。其所聞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宜命以集修多羅藏。次命優波離以集毘尼藏。復命阿難集阿毘曇達磨藏。他部或云命迦旃延。已而尊者即入願智三昧。觀其所集。果無謬者。然尊者處世方四十五年。終以結集既畢。而說法度人亦無量矣。念自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故命阿難曰。昔如來將般涅槃。預以正法眼付囑于我。我將隱矣。此復付汝。汝善傳持。無使斷絕。乃說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阿難於是作禮奉命。復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欲往辭之。遽陵虛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必別於阿闍世王。及至其門。會王方寢。因謂閤者曰。摩訶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故來相別。王起奏之。遂以此周孝王之世。竄然入其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冀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于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與阿難偕來。汝當爲開。去已復合。於是寂然。乃入滅盡定。是時大地爲之動。而阿闍世王亦夢。其殿梁忽折。及覺而司門者果以尊者之語奏。王聞泣下。爲之歎息。即詣竹林精舍。拜阿難命之同往。逮至雞足。而其山果闢。尊者定體而儼在其間。王且哀且禮。命香薪欲爲焚之。阿難謂王曰。未可燬也。此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而俟彌勒下生。授佛僧伽梨。乃般涅槃。王聞此而敬之益勤。及王與阿難引去。而其山合如故。

天竺第二祖阿難尊者傳

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剎帝利。斛飯王子。而釋迦如來之從弟也。始名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蓋當如來成道之夕。而尊者乃生。王之家大慶且喜。以故名之。然有奇相。而聰明敏智。不比凡者。少時聞如來出世。乃用世幻自感。以如來初從釋氏而出家成大聖道。因往求爲其弟子。如來許爲之說法。遂成須陀洹果。方如來欲人參侍。而尊者獨爲大衆所推。其智慧善巧。而知時所宜。頗合聖意。然其往世。於佛有大功德。故所聞法皆能記之。若水傳器而無有失者。故如來嘗稱其總持第一。及如來垂般涅槃。而尊者方在娑羅林外。爲魔所亂。如來即勅文殊師利。將呪往解。尊者因與文殊偕還。而禮觀如來。如來化已。大迦葉會諸羅漢於畢鉢羅巖。結集法藏。獨以尊者大智多聞。而常侍如來。其聞法最詳。乃白衆請之。以集修多羅阿毘曇達磨藏。尊者領命。遂說偈曰。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尋作禮大衆。乃升法座而曰。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天人等信受奉行。是時大迦葉復問衆曰。阿難所言其錯謬乎。皆曰。無異世尊之所說者也。及大迦葉將入定於雞足山。乃以如來所授正法眼付之。尊者使其傳之勿絕。自是以法遊化諸方。一日尊者至一竹林之間。初聞比丘有悞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尊者因之歎息曰。如來乃世正法之眼。何遽寂滅。使此群生失所依止。而迷謬聖教。乃語其人曰。是非佛意。不可依之。汝應聽我演正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是比丘乃以聞其師師反謂阿難衰老。其言謬妄。豈宜信乎。汝可如前誦之。尊者他日復聞誦其前偈。問其何以然。而不從所教。是比丘者遂說其師之意。尊者以其不重自語。而益感之。因入三昧。欲求尊聖爲之證者。然終不能得。於是念之。佛與衆聖皆已涅槃。必何從而明之。當是時也。地爲之動。少頃光明遽發。俄然有一聖宿大士示現。爲其說偈。而證之曰。

彼者諷念偈 實非諸佛語 今遇歡喜尊 而可依了之

彼師弟子視大士神奇。乃稟其言。即誦尊者所說。遂以之得第二果。尊者既得見證。而益自警。謂身危脆。猶若聚沫。況其衰老何堪久乎。欲趣泥洹。復以阿闍世王嘗慨不見如來迦葉二尊聖所般涅槃。因約阿難。若當寂滅。願示其期。而尊者故往告之。及王之問。而聞者詞之。以王方寢。不敢以聞。然王於其夢適見一蓋七寶飾之。千萬億衆繞而瞻之。俄有風雨暴至。遂吹折其柄。寶皆委地。王驚及寤。會聞者以阿難事奏。王聞之。遂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詣毘舍離城。方見尊者坐恒河中流。王遽禮之。而說偈曰。

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 暫憑悲願力 且莫殷涅槃
是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曰

尊者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 而受於供養
尊者見二國王皆來勸請亦說偈曰

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 涅槃當我淨 而無諸有故

尊者於是乃自念曰我若偏住一國而滅度之諸國必諍非其當也此應以平等而度諸有情遂即恒河之中流而欲涅槃其時大地六種皆震先有五百仙人棲於雪山及是相與乘空而來禮尊者足曰今我等定於長老當證佛法願乘見度尊者默而許之即變旃伽河悉爲金地遂爲之說大法要尊者又念先時所度弟子宜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自空而下爲其出家受戒仙者尋皆得四果然其仙衆之中有二羅漢一曰商那和修一曰末田地迦亦云未田地尊者知其習大法器而命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汝等汝受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復謂商那和修曰汝善行化而護持正法無令斷絕謂末田地迦曰昔佛記云滅度五百歲中當汝於罽賓國敷宣大法後宜往之以興教化已而尊者超身虚空作一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乃分身四分一惠忉利天一惠娑竭羅龍宮一惠阿閼世王一惠毘舍離王得者各建寶塔而供養之是時當此周夷王之世也

天竺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傳

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曰舍那婆斯姓毘舍多其父號林勝母號嬌奢耶處胎凡六載始生而身自有衣隨體而長梵曰商諾迦猶此曰自然服者始西域有瑞草常產於勝地遇得道聖人出世其草則化爲九枝以應之及尊者之生而化草果然初事雪山仙者會其仙師從阿難求度而尊者皆預其出家尋成道爲阿羅漢至是其胎衣遂變爲九條法服先是如來行化嘗至摩突羅國見一茂林願謂阿難曰此林其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近百年當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說法度人阿難滅後而尊者以其法遊化至是欲圖居之會有二火龍偕占其地遂暴作風雨以張其威尊者乃入慈三昧以降之因謂龍曰佛昔記此當爲伽藍汝宜見捨龍以佛

記故喜捨之尊者遂以立精舍而說法廣度人天果符佛語久之尊者念欲付法因入三昧觀佛所記聖士爲其後者必在何國出定乃以神通獨之吒利國訪其長者首陀善意之舍善意相見禮已乃問其所以來尊者曰我生子然故來命侶善意曰我嗜世樂不暇相從俟有子當以奉法尊者即稱善去之其後善意果有子一曰優波吉羅二曰優波鉢摩及育其三子曰優波鞠多尊者知必法器復詣善意而謂之曰此第三子者優波鞠多適合佛記當襲我傳法汝宜捨之善意以佛記故不敢見拒於是鞠多即從其出家尊者因問之曰汝年幾耶曰我年十七又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鞠多乃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而心白耶尊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鞠多因曰我年十七性非十七耳尊者益器異之及其得戒成道乃命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我大師慶喜以至於我我今以授於汝汝善傳之勿使其絕聽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已而尊者往隱於屬賓之象白山欲以禪寂自居未幾會於定中乃見鞠多五百弟子慢而不恭遂往正之既至會鞠多不在即坐其座鞠多之徒不測其何人皆憤然不伏遂馳報鞠多鞠多還見其師遽禮之而其徒慢意尙爾尊者乃以右手一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遂問鞠多曰汝識之乎曰不測鞠多即入三昧觀之亦不能曉乃請之曰是瑞事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而汝皆未之知復謂鞠多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而鞠多弟子既見其神奇皆伏而悔謝和修復爲說偈而教之曰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鞠多諸徒以是皆得證四果尊者尋超身虛空作一十八變以三昧火而自焚是時也當此周宣王之世也鞠多乃以其舍利建寶塔於迦羅山勝處與人天共其供養

天竺第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傳

優波鞠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曰優波囉多亦曰耶波鞠多姓首陀氏父曰善意年始十七會尊者商那和修至其舍化導因從之家至二十乃證道成阿羅漢遂廣遊化初至摩突羅國說法其衆翕然大集而所聞者皆得證道方尊者說法之時諸天雨華地祇皆現雖魔宮亦爲之動而波旬憂之遂來作難以其魔力屢化花與玉女欲亂其聽法者尊者即入三昧察其所以魔乘其在定持瓔珞

輒廢其顛尊者定起。知魔所爲。乃取人狗蛇三者之屍。化爲花鬘。命波旬以冥語慰之曰。汝與我璽珞甚爲珍惠。吾有花鬘以相奉酬。魔大喜。乃引顛受之。即復爲三者腐屍臭穢。魔甚惡之。詞於尊者曰。何用屍而相加乎。尊者曰。汝以非法之物。欲亂我道衆。吾以是物應汝之意。又何厭乎。魔於是盡自神力而不能去之。即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天各謂曰。彼十力弟子所作神變。豈我天屬而能去之。波旬曰。其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必得除之。乃爲說偈。教其回向曰。

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起終無其理。波旬稟其言。下天復趨於尊者。禮悔慙至。尊者曰。先聖命我降汝。雖然。汝以是遷善。乃得事佛。不墮惡趣。魔聞喜之曰。尊者蓋爲我致大饑益。願爲去此腐屍。曰。汝於正法不燒害否。波旬曰。伏而奉敬。不敢爾也。尊者即爲釋之。因謂波旬曰。汝嘗觀如來。今可試現示我瞻之。魔曰。現固不憚。願尊者不必致禮。即入林間。化爲如來。而奇相儼如。與其侍徒自林而出。尊者一見其心忻然。若眞親大聖。不覺體自投地。乃即禮之。魔不勝其禮。戰掉自失。及尊者拜起。不復見適尊儀。波旬自禮足尊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 十力大慈足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後之四日。波旬大領天衆復來作禮。讚歎而去。然尊者化導。而後聖因其以證者最多。初每度一人。則以一簍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而簍盈之。昔如來嘗記尊者當爲傳法四世之祖。謂其雖無相好。而所化度如如來之日無異。至是而大聖之言驗矣。最後乃有長者子。曰香衆。從尊者固求出家。尊者問之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耶。香衆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披剃。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以是名提多迦。尋謂之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受。以至於今。今復付汝。聽吾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既而起身太虛。示十八變。復其座跏趺而化。當此周平王之世也。多迦乃以室簍而閣維之。收其舍利。建塔供養。評曰。他書列穆多之事甚衆。此何畧乎。曰。此蓋務其付受之本末耳。夫如來之後。其化導得人。唯穆多尊者最爲多矣。然其事迹之繁。吾恐雖竹帛不可勝載。而孰能盡書。若室簍者。聊誌其得聖果者耳。未必極其所化。

天竺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

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其姓未詳初名香衆少時會耆多尊者盛化於摩突羅國因從其出家以應對詣理耆多器之則與落髮受具始尊者生時其父嘗夢金日自舍而出灼然照耀天地復有寶山與日相對而山之頂流泉四注至是耆多尊者乃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流泉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入道之相也其照耀天地者汝智慧之發輝也因易今之名梵語提多迦此曰通真量蓋取其夢之義也然如來昔嘗記之及世皆驗尊者得其師之說忻然奉命遂禮之乃以偈讚曰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爲眞法味 能度諸有緣

耆多尊者亦以偈而答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耀於天地

既而尊者以法自務遊化尋至中印度會其國有大仙者八千人其首曰彌遮迦聞之遂帥衆詣尊者而禮之曰念昔與尊者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之仙術而尊者證果乃得應眞自是分離已更六劫尊者曰仙者所指誠如其言然汝之務仙終何所詣曰我雖未遇至聖然私陀尊仙嘗記之曰却後六劫當因同學得無漏果今之相遇豈不然耶尊者曰汝既知爾便可出家仙法小道非能致人解脫吾久於化導亦欲休之汝果趣大法豈宜自遲遮迦喜其言即求出家是時遮迦之衆見其尊仙如此皆慨之謂多迦何足師者而從之出家尊者遂知衆心祖語欲其信之即放光明超步太虛而若履平地乃以所化寶蓋覆其仙衆復有香乳自其指端而注乳間現蓮蓮間化佛仙衆視其神變非常遂率服皆求出家尊者受之因謂雖然汝屬宜正念依佛使僧威儀自然而成不須工爲仙衆如其言而鬚髮果自除去袈裟生體尋得戒皆成四果聖人尊者尋獨命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密付大迦葉展轉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傳持勿絕聽吾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偈已尊者起身太虛呈十八變用火光三昧而自焚之是時也當此周莊王之世也彌遮迦與衆收其舍利建塔於班荼山而供養之天竺第六祖彌遮迦尊者傳

彌遮迦尊者中印土人也未詳姓氏既與其神仙之衆皆師提多迦尊者得度而證聖果遂以其所得之道遊化諸方一日至北天竺

國俄見其城堞之上有瑞雲如金色。乃顧謂左右曰：「此大乘氣也。茲城當有至人與吾嗣法。」及入其國至市，果有一人持酒器逆遮迎而問之曰：「尊者何方而來，欲往何所？」答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又曰：「識我手中物否？」答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曰：「尊者其識我否？」答曰：「我即不識，識即不我遮迎。」復謂之曰：「汝可自道姓氏，吾則後示本因。」其人遂說偈而答之曰：

我今生此國 復憶昔時日 本姓頗羅墮 名字婆須蜜

尊者聞之，乃悟其緣。謂婆須蜜曰：「吾師提多迦嘗言：『如來昔遊北天竺，謂阿難曰：『此國吾滅後三百餘年，當有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出爲禪祖。』』當第七世，斯如來記汝。汝應出家，其人遂置器禮於尊者，傍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爲施者，獻一如來寶座。彼如來記我曰：『汝於賢劫當得佛法爲第七祖。』』今之所會，乃其緣也。」尊者大慈，幸見度脫，尊者即爲其剃度，以圓戒德，尋命之曰：「我方老邁，將般涅槃，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當傳之，無使斷絕。」聽吾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解心心法

偈已，尊者即入師子奮迅三昧，騰身太虛，高七多羅樹，却返其座，化火自焚。而天人悲慟，哀感天地。其時當此周襄王之世也。婆須蜜乃收其舍利，以七寶函貯之，建塔寶其上層，而供養之。

天竺第七祖婆須蜜尊者傳

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姓頗羅墮，常衣淨衣，持酒器遊處里巷，而吟嘯自若。人頗不測，或謂其狂。及遇彌遮迦尊者，明其夙緣，遂投器即從之出家，尋得付法。及遮迦滅已，乃廣其教化。至迦摩羅國，方大爲勝事。遠有一智士，趨其座前，自謂：「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尊者論義。」須蜜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以其義勝，甘心服之。遂告曰：「我願求道，預甘露味。」尊者乃與度之。特命四果聖人爲其受戒，未幾乃命之曰：「如來正法眼藏，今以付汝。汝其傳之，慎無斷絕。」聽吾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已而須蜜超身呈十八變，乃入慈三昧，以趣寂定。是時釋梵與諸天衆皆來作禮，而說偈曰：

賢劫聖衆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 請爲宣佛地

須蜜定已七日，以是乃出而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復入寂定，示涅槃相。天衆聞法皆喜而禮之，遂散。